

花园

655

聂浅草

著

城市假日
赏金猎人 Part 4

第十六辑

主编·珠雅



“做主角，知性绝对不是第一审核标准！”
为了贯彻这个理念，
白痴少年当先成为受害者。
分明还没脱离暗恋状态，
就被迫进入亚恋爱。
做了别人的男主角，
懵懵懂懂地过了三年，
末了才发现，女、女主角很可爱……

聂浅草 著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花园
655

流星一族休闲花园
城市假日——赏金猎人 Part 4

第十六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. 第十六辑/珠雅主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 - 5371 - 4825 - 2

I. 流... II. 珠...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2999 号

策 划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张红宇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流星族休闲花园 (第十六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社 址: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: 830001

电 话: 0991 - 2885543 (编辑部) 2864403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
印 刷: 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44 字数 384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5371 - 4825 - 2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新青少社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

和公主，定然没有好结局。

公主私自尝试逃跑，这个题材其实很难写。不过我又不是写名作，只是想写一个轻松的故事而已，所以，即使不现实地，不肯让我的主角“连再见都没有说，泪眼相对”，又怎样啊。呵……



第一章 某年某月某日

“今年，也请多关照。和你马拉松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痛快！这次是有事，不得不走，下次有空再切磋！”

站在游艇上，正入江远去的蓝衣少年白风，对着江边努力挥动手臂。忽然两手举到嘴边，大声喊起来：“陈九洵——下次再有悬赏我的案子，你记得还来抓我！那么多赏金猎人里，我就看你还算顺眼！下次也要一起跑步啊！”

“畜、畜生！”被称为陈九洵的男孩子，在江边猛地刹住步子，好歹没掉进江里。他目瞪口呆，看着游艇在视野里越去越远，重重地喘了两口气。好容易，把因为狂奔而急剧的呼吸平复，手激动地戳着江面，“谁要和你跑步！谁要和你跑步！”

此人，话说得稍微慢了点，游艇早就连影子都没有了。

咳。

江水，哗哗地流。

少年陈九洵，用狠狠的目光望着滔滔江水。那种样子，让人怀疑下一秒他想跳江；又让人怀疑他想要把江水全部喝掉。

大概呆站了半分钟，陈九洵猛地转身，从自动贩售机那边买了罐啤酒，依然愤怒无比，重重坐在路边的椅子上，“混蛋……混蛋！”

反复念叨着，把冰凉的液体灌进发热的喉咙，他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有些发愣地继续望着江面。那派波光粼粼，映照着少年的眼睛，分外明亮。

跨江逃跑。为了逮到游艇上那家伙，追着他绕城市跑了整整三圈，从昨天黄昏到今天下午。现在坐下来，才觉得全身像散了架般地累。按说呢，光是跑也罢了，还上楼梯下地道越野……陈九洵抱头呻吟一声：“上楼梯下地道越野也罢了……最后又让他脱逃。”

“失败了。”陈九洵没精打采地说，看看手里被捏得变形的易拉罐，叹了口气。

新年伊始。正经的一月开头。

陈九洵没钱了。

真的没钱了。



此刻虽然不至于立刻死掉，已经有了“身无分文”的觉悟。

口袋里，还有足够活半个月的钱！半个月里再赚不到钱，一定会饿死！

对于一个赏金任务总是失败的赏金猎人来说，会搞成这样，一点值得惊讶的地方都没有。更何况，是个早就对这种打击渐渐习惯的笨蛋呢。

陈九洵，代号 NO.9。身高 1 米 76，牡羊星座。特长……和所有热血单线条男主角一样是打架！爱好……和所有热血单线条男主角一样……是打架！目前，正为了单恋而烦恼。

不过，归根到底，精神是上层建筑，物质才是经济基础。倘若没有钱吃饭，没有钱付房租，什么心底的万般柔情，千种依恋，都得靠边站。陈九洵的最高赏金排名是 21 名，目前排名已经滑到 93 名。顺带说一句，虽然能成为赏金猎人，这本身就算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，本市一共才 99 位赏金猎人，93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位次。

“一醉解千愁，真的假的啊。”陈九洵喃喃地说，惆怅地凝视着易拉罐，再喝一口。燥热平复之后恢复了味觉，立马没有形象地喷出来，“呸！刷锅水！”啤酒原来这么难喝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

欢？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陈九洵缓缓扬起头。

一时间，一股萧索寒意笼罩全身，望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……忽然想到以前听过的故事：有个人，当街觉得鼻子要流血，于是向空中仰起头。他那个样子，引起了旁观者的注意，以为天上要掉流星，还是出现 UFO，于是也纷纷仰起头。等那人感觉鼻子好了，一低头，发现周围是一片望向天空的人。

“哈哈，哪有那么呆的人。”陈九洵垂下头，下意识地看了眼旁边。当然，在他身边，并没有出现这种景象，但是真的有人正盯住他。

盯住他的人，看起来并不很呆。

坐在旁边的长椅上。一个娇小的女孩子，头发梳得稀奇古怪，衣服穿得不像一般人，黑头发黑眼睛，皮肤很白，嘴唇很红，面部线条很柔和和大部分亚洲人有区别。

“……”陈九洵收回视线，勉强又喝了口啤酒。虽然很漂亮，怎么看着这么别扭。

“像刷锅水，为什么还要喝呢！”

陈九洵再次无法忍耐地把啤酒吐出来，才意识到，刚才的声音，是在对自己发问。女孩子的嗓音非常好听，可是说话吐字，也有些说不出的别扭以及不



流利。陈九洵看女孩，“这个……很多人都喜欢喝啤酒，我想知道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。”

女孩子点了点头，展颜天真一笑，“你是体育用机器人吗？”

“什、什么啊？”

“那种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跑步速度，这么厉害耶，只有体育专用机器人，才可以做到吧！”

女孩子开这种玩笑的时候，睁大眼睛，露出真正的探求神情。陈九洵倒是很羡慕这种有表演天赋的人，“一点都不好笑。”低声说着，想起和自己速度相当，因此怎么追也捉不到的对手，想起这段时间的操劳奔波，强烈的郁闷感觉涌上心头。陈九洵好像又失去了味觉，根本没察觉自己在做什么，灌啤酒。

女孩子好奇地看陈九洵，看了一会，轻盈地跑到自动贩售机前。陈九洵以为她是要买什么，自己这么悲伤失落，也懒得理她。

……

随即听到砰砰砰的声音。

“……你干什么？”陈九洵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，那个小小的、挺秀气的女孩子，拿了块石头，在砸贩售机。

女孩子很高兴的样子，笑说：“我也想要耶！”

“你没见过贩售机？”陈九洵走过去，又叹口气，从已经极度扁平的口袋里掏出钱，“喏，要这样。”他把饮料递给女孩子。

女孩子不接，“我要你那种耶！”

“小女孩子喝什么啤酒。”

陈九洵转身想走，衣服被牢牢拽住，“我要你那种耶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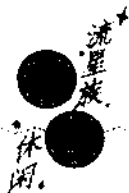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想干吗啊？”陈九洵觉得自己真是倒霉到家。想追的人，跑到老远老远；随便在路边一站，却能拣到牛皮糖，“你喝饮料就好！喝什么啤酒！”实在是心里挫败得够呛，对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子，也顾不上礼貌了，陈九洵大踏步向前，“总之，我是绝对不会……”

顿了顿，停住脚步大叫：“你松手啊！”

这女孩子，手一直没有松，抓着陈九洵的衣服，往前拖。路过附近的女学生，有些诧异地望着这一幕，捂住嘴，吃吃地笑了起来。那笑声传进耳朵里，陈九洵涨红了整张脸，“成何体统！放手！”

“我要……”

“噫！”陈九洵大步走回贩售机前，看一眼里面，“没有啤酒了。哪哪，是真的没有！”他用手比划，激动地想要女孩子明白事实。



女孩子看了眼透明的玻璃里面，沉默片刻，随后更加用力，拽住陈九洵的衣服连同袖子，“我要……”

“你你你！”外衣差点被拽下来，陈九洵慌忙揪住领口，“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先把手松开！我带你去买啤酒！”

“你要跑……”

“谁要跑啊！”陈九洵觉得自己真想哭。我咧……世界上运气这么差的人，除了自己，再也没别人了。随便喝罐啤酒，都能引起极度的好奇心。陈九洵举起手，“放手吧，我绝对不跑。”

女孩子仰头审视少年，良久，才缓缓松开手。

陈九洵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，“怎么这样……你到底几岁啊？”

女孩子闻言一愣，缓缓抬起手，竖起一根手指，“1……”

“十几？”

“2！”

“……”

现在女孩子竖起第三根手指，“3！”

“……算了。”陈九洵张望下周围地形，“我这一带也不太熟。哪里还有贩售机吗？”向前走了两步，他问女孩子：“这里是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麻烦哪，我也不知道。”陈九洵顿了顿，仔细打量女孩子，“你也不知道？”

女孩子依然故我地天真一笑，明媚无比。陈九洵看着那个笑，却有些不祥预感，“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女孩子低头认真想了想，继续高兴地说：“我和认识的人走散了。”

“哈？”好奇怪。

这话听起来，好奇怪。这个女孩子，样子也这么古怪，头发梳得东翘西翘，衣服好似阿拉伯加土耳其；连自己几岁都要用手来算；自动贩售机也不认得；随便在路上看见男生，一点想法都没有，就敢拽来拽去；这么大的人了，和家人走散，居然不认识路。

虽然长得这么漂亮……陈九洵怀疑地看着女孩子，感觉非常不妙。

“你……带我去哪里？”女孩子仰着脸，笑得甜美无双。

对！还有这个语气！咬字怎么听都费力！这么简单的语句，都说得断断续续！

虽然长得这么漂亮，难道是——智、障？！



被自己英明而缜密的推断所惊吓，陈九洵差点跳起来，“你你你！”

“咩？”女孩子歪头。

冷静！冷静！陈九洵望着女孩子无邪的面孔，深呼吸几次，用他最温柔最亲和的语气，问女孩子：

“没事，没事，你……你，怎么和认识的人走散的呢？”

女孩子歪着头，做出努力思索的样子，“他们……都离我老远……我在房间里……好闷。我……房间里……出来……一个人都没看到……就走……走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露出了焦躁不安的神情，用手比来比去，竟然眼睛泛红了。

陈九洵看得很清楚，女孩的眼角闪烁着泪花，他吓了一跳，“哭什么啊！我不问还不……不行！我不能不问！”强忍住负罪感，陈九洵继续使用他最温柔最亲和（自认为）的语气，像劝诱小孩子样问：

“你，是从，什么房子里，出来的啊？房子，长得什么样子啊？”

女孩子和陈九洵对视，语气高兴地回说：“很大很大的白房子！”

陈九洵觉得，脸上笑得有些僵硬，“除了很大很大，白色的，以外呢？”

“房子除了很大很大，白色的，还有什么！”

“很大很大！到底有多大啊？”

女孩子说：“和眼睛里的江面一样大！”

顺着女孩子的视线，望向茫茫江水……这碧空相接！浩浩瀚瀚！拜托，你面前的江面，是一般房子的面积吗？陈九洵翻了翻眼睛，啊啊，她对具体形象似乎也无法认知，“那房子离这里，大概有多远啊？”

女孩子兴奋地说：“我已经走了半天了！”那种语气，没意外的话，确实是被称为兴奋的语气……

陈九洵觉得头有点晕，“那你回得去吗？”

“回不去。”女孩子想也没想，断然兴奋地说。

“……有没有人对你说过，那个房子在什么路段，叫什么名字？”陈九洵继续面部僵硬的笑，“乖，告诉我。”

女孩子无辜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。你家人会来找你吧？”话刚说完，陈九洵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白痴，对方不会做摇头之外的事情吧。然而这样想着，却听见女孩子说，“不会呀。”

“这么肯定？”

女孩子的笑其实是很高兴的，在九洵看来，却有无限酸楚，“家人的话！不可能找来。”



“……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女孩子歪头看陈九洵。

“……不可能找来？”陈九洵轻声重复，站直身子，“不可能？”

他凝视女孩子。刚才还能带着笑容，用轻松的语气，现在心情异常沉重。

事情已经很明确了，这个女孩子的亲人，不想再忍耐一个智力上有缺陷的她，因此让她独自呆在房间里，自生自灭。要这个女孩子自己走出房间，以不清醒的神志，在这么大的城市游荡。

做得那么明显，连当事的女孩子，都知道“不可能”有家人来找。

陈九洵低声再次重复：“不可能？”不知不觉间，握紧了拳头。

女孩子有些奇怪地看陈九洵，很惊讶他的面部神情，可以这样千百万化：从满脸僵硬的笑，到面无表情，又到现在的眼睛里都是怒火。她小心地向后退了退，继续观察。尽管有心理准备，在陈九洵忽然大叫的时候，那女孩子还是吓得浑身一抖。

陈九洵愤怒大叫：“好有胆！”当事人在面前，智障当然不能说出口，陈九洵一把攥住女孩子的手，“走，去警察局！现在的人，真是越来越嚣张了！”

女孩子被吓得怔住，向前跟了两步，忽然醒过神来，拧起身子不肯动，“我不要！我不要去警察局！”

“跟我走！”陈九洵大声说，“现在的人！”似乎遗弃智障女孩子的那些人，就在前面般，“你们要有被审判的觉悟！”忽然腕子一痛，什么尖锐的东西刺进肌肤。陈九洵惊讶回头，看见情急女孩子，用指甲狠命掐着他的手臂，一气非同小可，“你做什么啊！现在去警察局，也许可以找回那些……那些混蛋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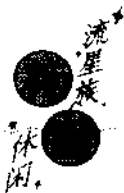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我不好啊！是我跑出来！他们又没有错！”

陈九洵大声地说：“什么没有错！你……他们把你……”

“他们是不得已嘛！如果不是我自己这样，就不会这样啊！”女孩子用同样大的声音说话，语句笨拙而激动，“就算去警察局又有什么用！最多被登上报纸，增加市民的猎奇娱乐，有什么别的用处啊！”她狠命摇头，“没有错！他们就是没有错！是我自己不好！我……我就放纵一次，又怎样嘛！”

话没说完，先前就在眼角的晶莹泪光，一下子流下来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
陈九洵大声说：“你哭！你哭！哭有什么用？！”



你在这边为他们想?! 他们会想你吗?笨蛋!”

“要你管! 警察, 警察又有什么用! 警察能给我什么! 我不去! 松手, 松手!” 女孩子说完, 用指甲更用力地掐陈九洵。

“你!” 陈九洵飞快撒开手, 用能杀死人的眼光瞪着女孩子, 而那女孩子, 居然用同样气势的目光瞪回来。

剑拔弩张的气氛如此浓重, 空气都变得滚热。在压迫性的沉默里, 女孩子根本不示弱。就算泪水不停地涌出, 模糊视线, 抬手擦掉, 她还是丝毫不退让地望着陈九洵。

微风把女孩子的头发吹得飘起, 蒙住了她盈泪的眼睛。看着那个样子, 忽然会有些心软。

陈九洵吁了口气, 像是认输般别开头。停顿片刻, 他用正常的音量说道: “伤脑筋……这样善良, 有什么用呢?”

“是我不好……”

“好啦!” 陈九洵打断她, “你有什么错?”

是啊, 她有什么错? 陈九洵用难得的、略微忧郁的眼神看女孩子, 其实, 说话条理也还不错, 也知道去警察局这种事情很可能被登到报纸上做新闻。比起那些智力完全障碍, 不能自理的孩子来说, 不知道好